

佳作背后

回归,感受与自然相融

◆ 肖王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各方面越来越优越,但我们对自然资源无端的损坏远远超越需求。我们的贪婪造成了当今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变,众多物种在渐渐地消失,美丽的山川河流也发出“凄厉的哭声”。早前,一场由美中艺术教育基金会(筹)、当代国际流行艺术协会(筹)和张江当代艺术馆共同主办的,名为“亚当的苹果”的主题画展,借由一群年轻人的画作,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思辨,我们来自何方,将往何处去。尤其是开幕式上将时装秀、舞蹈、话剧等舞台艺术形式与平面架上绘画相结合,以多元的文化,来唤醒全社会的良知,共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人文环境。

一如我们从画面上所看到的,“梦回里约”中有着美丽的大花园、阳光下海边各种树和盛开的花朵、一位抱着宠物正悠闲看着书的女孩……作者王璐奕的创作灵感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一次旅行,寄托了自己对悠闲、惬意、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以及与大自然相融合的美丽心愿;而在俞沁的大幅抽象画中,则展现出人生的智慧,那就是我们的一生会被许多外物所纷

扰,要如何尽量称心、快乐地度过一生,也是一种艺术。她在描述自己的文章中说道,自己在握画笔的时候可以很专注,绘画的过程总能帮助整理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绘画让这些想法不经意间“输出”,于是此次的画展中就有了这幅好似以片断想法输出为完美艺术的精彩之作。

王雨馨从小热爱画画,但总感觉现在的中国绘画方式未能与世界接轨,于是走遍世界各地学习各种绘画技巧,以至于能深刻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她创作了一幅在灰底上涂抹黑灰白红等色块

之空的本质,耐人寻味;孙学红的油画作品“灿烂的生命”则展现出贫穷的生活有着灿烂的人生,积极乐观、前进心态,给人以鼓舞。



■ 梦回里约(油画) 王璐奕 作

艺林漫笔

文化要用内心去呵护

◆ 九峰

何为传统文化?这个题目很大,作为年轻的美术工作者,能否承接得住文化使命?特别在艺术领域里,传统也好,当代也罢,总得有自己的追求。幸运的是我们这些80后,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宋元绘画也好,晋唐书法也好,明清小品也好,至少在我们身上传统还未断,一直在这条正脉上从容前行。

有些先生觉得我们这群孩子连门道都搞不清,还谈什么“追寻”。但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在认清现状的情况下的一种觉醒,警觉当下的传统被弱化?不少人口中的好画似乎只是牡丹松树的代名词;仿佛雕透繁复的家具才是好看;节日习俗成了商业炒作。真正的好的文化传统已被割裂。

而我们所能做的,追寻文化传统,从具体做起:读书会也好,茶叙雅集也好,力求回归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学宋元绘画、赏明式家具、品北宋茶法,不是用来秀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提高自身修养。现在的我们还不可能像王世襄、启功、唐云先生那样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但我们的目标,是多向老先生学习,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方向。文化不是技术,而是精神修养。技术再好也只是画匠。

文化的自我价值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能坐在同一茶席共同欣赏一个铜花瓶,这是价值;能与三两好友唱段折子戏,这是价值。无需语言,可如今这成了奢侈。文化要用内心去呵护,勉强不得。

文化是人生的自我完善,已经成名的老先生们,并未将文化说得玄之又玄,他们谈及诗词书画是那么大气度,大潇洒。我们要追寻他们的足迹,就要读千家言,唱千家诗,吃千家饭,品千家茶,同那些老艺术家们一般,千人千面,确立个性。

我们要挤出时间去喝茶、赏器、游山,有人会觉得我们年纪不大就做这些会产生惰性。《遵生八笺》或者《长物志》,更多的是推荐慢生活,只有慢,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洗去自身层层浮躁,在都市中更是如此。如同爬山一般,凡是有亭子的地方,必定是让人别走了,停一下,这里的风景很美,要看一下,然后再继续前行。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人生观也就是这样慢慢地被不断完善的。

最近,我们这些80后,在浦东老宅,展出三十余幅作品,雅集一下。通过这些作品,使来看的人知晓有人在慢慢地摸索着文化的某一方面,了解我们的文化追寻。

当代新作

挥洒之中见率直新意

◆ 赵栋梁



■ 郑庆谷国画作品

夏日,郑庆谷不出门,在家里画写意的花鸟画。好几年前我遇见他的父亲,著名国画家郑家声,对他这位公子很是赞赏,操一口宁波话“小鬼聪明、卖力”。在名画家的后代中郑庆谷确实子承父业,把国画艺术当回事做。我看了他画的花鸟画,纯水墨,写意而潇洒。这年头用纯水墨画花鸟的少见了,代而取之是慢功细活的工笔画。这种现象是后辈没有受过严谨的文人画的“童子功”,前辈画家写意挥洒,是他们的功力。郑庆谷从小受其父严格训练,长期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笔姿与墨韵结合,生动灵气。这类行话称为“小品画”,如同文人的小品文都是练笔的去处,很能见修养的。而郑庆谷力求画得洒脱一些,挥洒之中,那种枝杈一笔画下,贯气穿透有率直的新意,大气。

正由于这种文人画的笔意,郑庆谷画仕女画也是驾轻就熟。仕女画到了南方气息浓郁起来,郑庆谷画仕女,真如李渔所

讲,求一“情态”。南派仕女上海画的画家多,各位画家都在求自己的面貌。郑庆谷画过连环画,景致、人物都能上手,用老先生的话讲“小道具”灵。仕女的坐骑、马的墨色,郑庆谷画来线条轻盈有生机,是南派的“游春图”,清新的气息中呈现出一派诗情。虽然与高研班的画风截然不同,但郑庆谷转换角色入状态,各种画风拿得下。郑庆谷也画北方一路的文人画,变形往质朴爽直去,这样画的方构图人物压得住画面,笔墨形态不同,但是总体上还是显出逸爽的神情。

至于现实主义一路的人物画,虽有难度,郑庆谷投入钻研的态度。进步快自然在其中,这些作品入选了上海美术大展,是他画风的又一面。我只说一句,当下艺术的学科分类很细,但对国画来讲,还是要努力将面的画广一些,这样创作起来,笔墨与形态就更丰富了,创新也在其中了。

海上印社

似浙非浙的大师钱松

◆ 韩天衡 张炜羽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印坛依然笼罩在浓厚的浙派印风中,而此时丁敬、蒋仁等浙派初期质朴渊雅的气息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赵之琛精巧纯熟程式化的风格,赵氏已成为印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浙派篆刻技法因循相袭,当一事物发展到窘困极致之际,需要“穷则变”,不变则壅,则衰、则亡,唯有变则通、变则新,方能贯通、发展和兴旺。幸运的是浙派晚期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拯时救弊的睿智印人——钱松。

钱松(1818-1860),字叔盖,号耐青。浙江杭州人。为五代吴越国创始人钱镠的后裔,与篆刻家胡震、文友范守和、范守知兄弟等相契,为诸友篆刻最夥。咸丰十年(1860)二月末,李秀成率太平军攻陷杭州,钱松与家人仰药,阖门殉难。一朵盛开绚丽艺术之花的秀木也随之凋谢,令人扼腕。

钱松善书画,书工篆隶,山水近南宋江参。但最为人称道的是篆刻艺术。钱松刻印虽由陈豫钟入手,而胎息于两汉。早年杨岷趋钱寓,见其案头有汪启淑《汉铜印丛》六册,铅黄凌乱,便问何以至此。钱松称:“此我师也,我自幼初学篆刻即逐印模仿,年复一年,不自觉模仿几周矣。”钱松手摹汉印二千纽,使他深谙烂铜印凝重斑斓、浑朴醇郁的特征。赵之琛见其作品惊叹道:“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著名印学家魏稼孙也极力推许钱松,称:“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盖钱先生”。就孤高的赵之谦也称赞说:“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对于浙宗前辈的篆刻艺术特征,钱松有清醒的认识,他曾高度概括道:“国朝篆刻,如黄秋庵之浑厚,蒋山堂之沉着,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纤秣,陈曼生天真自然,丁钝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精赏者以为何如?”对自己规避时俗、直承秦汉,貌似浙而实非浙的风貌作了最坦率的表白。

综观钱松作品,最富创新的是其刀法。他常常卧杆浅刻,轻浅取势,将碎切与披削相交融,刻一根印文线条往往要以几十次碎切刀法来完成,宛若春蚕食桑叶,富有积点成线的拙涩、凝结感,铃于纸上能神奇地产生出浮雕般的立体效果,令识者玩味无穷,在古今印人中堪称典范。因钱松镌刻的线条过浅,不易铃拓,竟有印主嘱咐其加深之,亦为印坛趣闻。与丁敬以下其他西泠六家相较,蒋、黄、奚、陈皆多吸取、依附于鼻祖丁敬,虽有提纯与局部的创新,但仍在丁敬开创的浙派大框架中作取舍优游。技艺越来越精纯,而道路却愈加狭窄。钱松的高明在于虽身处浙派氛围中而不被其所囿,以浙派之师而师之,以博大精深的两汉印为依托,并辅以独创的披削短切刀法,使线条的形态、质感与印章的气韵得到全面升华,获得与其他浙派印家迥异的艺术效果。而对于当时“浙宗后起而先亡者”之论,钱松的独辟蹊径也正好作为有力的回驳。他追求篆刻艺术自然、浑朴的真趣、丰富,提升了切刀技巧与表现力,对咸丰以后篆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事实上倘不是因为地缘之故而被时人屈尊地推为西泠八家之席,若以艺术理念和创作技法作全面的考察,钱松无愧是一位非浙非皖、去其依傍、自辟新格的创新型大师。

■ 钱松篆刻「渭长」



■ 钱松篆刻「任熊印」



印坛点将录 50